

马桂珍的等待

红山玉

和前天上午一样,六十五岁的马桂珍盘腿坐在地板上,看着眼前的小兔子吃油菜。她想用手去摸小兔子的毛发,可是伸出去的左手哆哆嗦嗦、颤颤巍巍半天,愣是摸到了兔耳朵上,小兔子一个闪身,来了个九十度转,又开始“咯吱咯吱”地吃起来。

马桂珍只好用右手握住左胳膊,两只手臂一起合力向前,才摸到小兔子的后背上。小兔子专注地啃着油菜叶子,不反抗了。

“我说四娃啊,你不能光吃叶子,那菜梗才有营养呢。里面有啥来着?对,三丫头说里面有钙。”马桂珍跟兔子一句一句地聊着家常。

“你不能像三丫头一样,她就只吃叶子,你看看她现在长啥样了?是不是像一棵豆芽菜了?豆芽菜多少天没回家看我了?你数没数着日子?不是说放假就回来吗,这三天假期快结束了,也没见着三个鬼丫头的踪影。”马桂珍抬起右腿来,用一只手撑着地板,费了半天劲儿总算站了起来。她先敲打几下发麻的两条腿,然后才迈步向窗边走去,窗户边上的墙上挂着日历,她想数数到底有多少天丫头们没回家了。

你们几个住得远吗?老大月季离我九百来里,老二荷花离我五百多里,老小菊花离我最近还不到二百里。老大一家三口回来了两次,老二一家三口回来了一次,老小嘴里答应回家三次,老头儿没了四年零三十九天……马桂珍一边叨咕着,一边用手点着挂历上自己做了记号的这些个日期。唉,还是四娃好,四娃虽说不会说话,可是它天天能陪着我啊。

马桂珍走到厨房倒了杯热水,端着杯子进了卧室,卧室墙上正对着床头的方向挂着家里九口人的大合影,那还是四年前老伴活着的时候拍摄的全家福呢。马桂珍把茶杯放到床头柜上,刚想躺床上眯一会儿,又禁不住抬头看了看那合影。她站到枕头上,一伸手取下了相框,放在了床头柜的后面。

她这才躺倒,刚闭上眼睛,那毛茸茸的小嘴又来啃咬自己的头发了。嗯,四娃,就你最好,又来和我说话。你把油菜的菜帮子都吃了吗?四娃黑兔不理睬马桂珍的质问,只是一如既往地用那三瓣嘴啃着马桂珍花白的头发,身上光滑如瀑的黑色毛蹭着马桂珍的脸,马桂珍伸出手来抚摸着它的脊背。黑兔啃了一会儿,又蹦到马桂珍的肚腹上,用爪子洗了洗自己的脸,然后蹲坐在马桂珍那干瘪的肚皮上。

四娃,你不嫌弃我把老骨头咯着你的肚子?你个二斤半的小东西,咋这么会黏糊人呢?马桂珍说着,又伸出手去,摸了摸四娃的耳朵。四娃这次没有跑,还顺从地配合着把耳朵紧紧贴在自己的后背上。

窗外阳光透过那棵刚刚发了绿芽的槐树叶子照射进来,在纱帘上留下烁烁闪动的斑点。马桂珍躺在床上,四娃黑兔卧在自己身上。一人一兔,屋子里很静,很静,静得只有阳光抚摸着她俩的脸。

一阵喜鹊的叫声打破了屋里的沉寂,四娃黑兔一个闪身逃离了马桂珍的肚皮,又跳下床,朝客厅里跑去,那里有它自己的笼子。刚刚有些眯着了的马桂珍却一个翻身,直接坐了起来。喜鹊登门,必定有喜啊。她揉揉自己的老花眼,靠着床头想着是不是三个丫头中的哪一个要回来了呢?

马桂珍喝了一口早已经温了的水,刚喝了第二口,门口想起了敲门声和一个小伙子的吆喝声:“顺丰快递,请您签收!”

马桂珍走出卧室,四娃黑兔从自己的窝里跑出来,跟着主人跑向门口。它知道箱子里装的又是自己爱吃的那些干草,它已经懂得了一喊“顺丰”,就是它的美食来了。

马桂珍叹了口气,哎,给我个不会说话的小兔子,定期快递兔子口粮,这样你们就安心了吗?她打开箱子,拿了点新鲜的干草,然后走进卧室。她看着空空的床头上方,想了想,又把全家福挂了起来。挂完,她回身问正吃草的黑兔:四娃,我这是第几次摘下又挂上,你还记得不?

黑兔四娃没有理会她,正绅士般地吞咽着带来春天气息的干草。

乡下的阳光

陈立明

枝头的叶子摇落殆尽,光秃秃的枝丫高举,白花花的阳光,无视瘦枝的阻挡,恣意铺下来,明晃晃的。此时的村庄,像一汪无边界的湖,盛满明亮的、温暖的阳光。房子浸在阳光里,树浸在阳光里,河浸在阳光里,路浸在阳光里,人和时光,也都浸在阳光里。

浸在阳光里的,还有高低错落吊在院子里晒太阳的一串串咸货。这些咸货,是父母蚂蚁搬家般一趟趟赶集买回来的。入冬后晒咸货,像亘古不变的仪式,每年都会在这个近百平米的院子里上演。

年,涨潮一样,不易察觉,一点点漫上来,父母就开始张罗,跟老大打电话说:趁着天好,已割了二三十斤肉回来,早早腌,早早晒,晒得黄亮亮,晒出油来,吃起来沙沙的,才香。和老二唠:买了七八只鸡,五六只鸭,三只鹅,趁着天气好,旋了毛,早早晒干,过年尽等着吃现成喝现成的。打电话给我絮:前日又买点猪头脸、猪爪、牛肝、大头鲢子,晒干,差不多买齐了,到年边上,再买点鲜鱼鲜鸡,就圆满了……鸡鸭鱼肉,一吊吊,一串串,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,静静地沐浴着如水的白花花的阳光,缓慢地发生着看不见的喜人的变化。



雪霁 汤青 摄

父亲找来一根细竹,一头系上一条红色塑料袋,一头窝在手里,有鸟闻香飞来啄肉,挥起细竹,呼呼啦啦地舞,嘴里嗷嗷嗷驱着,警告那些贪嘴的鸟雀,告诉它们,这些肉是等着过年给儿孙吃的,不是给你们鸟吃的。父亲起身有事,母亲接过父亲手中的细竹,守着一院子的肉,像守着一个偌大的团。偶尔,母亲会抬眼打量那些高低参差挂起来的肉,满眼的慈祥,满眼的期待。时光仿如凝固了,停在院子里,栖息在一吊一吊的肉上。

自从咸货晒上后,父亲和母亲就有得忙了。太阳开始慢慢下落,一吊一吊肉,摘下来,父亲站在高凳上,母亲一提溜一提溜拎进来,递给父亲,父亲高高举起,挂在屋顶垂下的铁钩上。一开始,肉还是直垂的,挂得多了,逐渐隆起来,越隆越大,最终隆成一个大肉球。早上,太阳升起,霜和露水一起散去,父亲又站上高凳,一串串摘下肉,由母亲拎到院里,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。肉挂完了,父亲或母亲拿着细竹,静静地守着。父亲去赶集,母亲就守在院子里。母亲出门有事,父亲就叼着烟,靠在椅子上,眯缝着眼,寸步

不离,守着一院子的肉,一院子的阳光。

父亲和母亲的目光里,撒满了阳光,也撒满了盐,一遍又一遍抚着每一串肉,穿透一个又一个细胞,钻到肉的深处,触抚,按摩,揉搓,把阳光、盐巴和岁月,一起揉进肉的心灵深处。肉一天天变色,变得莹亮,变得通透,变得开阔,变得鲜香,汪出油星,滴滴答答掉落,滴滴答答砸在地上。

被乡下阳光眷顾过的肉,或蒸,或煮,或炒,都由内而外,洇出温暖醉人而持久的浓香。

月亮是村庄另一盏灯火

司舜

如同深爱着一个人,我爱着月亮。月亮是村庄另一盏灯火,尤其是黑漆漆的冬夜。

细腻的大地,一只飞虫穿越薄雾的黯淡,在乡村,窗户都向着风。

这个时候,诗歌的魅力不如一只鸟的歌唱,不如一把镰刀,一只背篓可以装得下苦难和喜悦,土地的厚实昭示着世界,用一捧芬芳,喂饱饥饿的月色。

我注意到:窗棂、灶台,母亲的身影。

尤其是屋檐,黑黑的瓦片,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泽,井台的边沿似乎是结了一层白霜,像姐姐脸颊上的笑窝。

母亲的白发更白,桶里的水,差点晃出白浪,溢出来的星光,蹒跚并且破碎。

菜园,被一圈栅栏围着,栅栏的上面全部是藤蔓轻轻的呼喊。它们很年轻很任性,一直是顺着月光,只是它们的心思开始越来越神秘。

飞虫经不住那些叽叽喳喳、神秘秘秘的诱惑,提着灯笼这里嗅嗅,那里转转。它已经尝到了月光的乳汁。

风的野心越来越辽阔,从稻场一路跑向田野,又从田野回到稻场,一直是追寻着月光的脚步。

树叶上聚集了更多的月光,树上的鸟雀弯过身姿,细小的嘴里,噙着月光,然后鸣唱。

夜晚渐渐黑沉,像往事。

月光一边照耀,一边抚摸着渐渐倾斜的村庄。摇篮曲也斜过来,越来越明亮,越来越动听。

村外,万物都在迅速繁殖。村内,屋里亮出的灯光和月光一样迷人。

一辆汽车的鸣叫划过这光,它迎来一盏大门的开启,也迎来一束更大的光。

这时,我注意到:月亮,不仅仅是张开嘴唇,还在竖起耳朵倾听。

这时,村庄里,很多光亮轻轻地摇摆,悄悄地动心;还有很多光亮在开始慢慢地删除,缓缓地告别;另外的一些光亮,只亮在自己的身上,亮在村庄的鼾声里。

不断降低自己并且跑来跑去的,全部是月光。

